

揚 劇

打 花 鼓

鮑春來 曾憲洛整理

上海文化出版社

前 記

“打花鼓”是揚劇的一个傳統剧目。故事說：一對農村青年夫婦，被生活所迫，到城里來打花鼓。碰到一个相公，相公想調戲他的老婆，但他們还是以自己的机智和聰明，嘲弄了相公一頓。这个故事表現了封建社会劳动人民对生活的爱好和他們优美的品質。这个剧目在其他剧种中也有（綴白裘已收；京、漢、潮剧亦有），內容大致相同，但各有特色。其互異之处，往往可見这一剧目在各剧种中發展的不同面目。

揚劇老藝人鮑春來先生，是揚劇“打花鼓”最初的演出者之一。过去鮑先生曾將手抄本“打花鼓”，交江苏省文化局審定組轉省揚劇团，由卞金山、丁漢稼初步整理出未定稿。此次复由鮑春來先生重新提出，并参考各本，將手抄本加以修訂，由

南京市文化局曾憲洛協助整理，即為這一整理本。整理時參考了卞、丁二同志原整理本及上海京劇院（呂仲、劉斌昆整理）整理本、中南戲曲選漢劇本、廣東潮劇整理本。在個別重要問題上有所改動，部分情節有所吸收。

現在出版，希望得到讀者指正，使這一劇目更臻完善。

南京市戲曲編導人員研究會

一九五六年六月

打 花 鼓

〔揚 劇〕

人物：漢 子 花鼓婆 大相公

〔內打鑼鼓，場面奏“老八板”〕

〔花鼓婆上，走八板領漢子上。同唱“昆腔轉鮮花調”〕

花鼓婆：（唱）身——

漢 子：（唱）背——

花鼓婆：（唱）花鼓——

漢 子：（唱）漢子手提鑼，

漢 子 花 鼓 婆：（合唱）夫妻恩愛秤兒不离砵。

漢 子：（唱）滿街鬧元宵，

花鼓婆（唱）啊，終日街前繞，

漢 子：（唱）穿街過巷兩足走奔波，

花鼓婆：（唱）戲場中那怕人兒多。

我的漢子哎！

漢子：哎，

（唱）我們只為糊口沒奈何。

花鼓婆：漢子，天色不早了，我們趕快進城去吧！

漢子：好，走吧。

〔漢子、花鼓婆同出門、鎖門。同唱“蘆江怨”〕

花鼓婆：（唱）家住在鳳陽，

漢子：（唱）連年遭旱荒。

花鼓婆：（唱）在家無生路，

漢子：（唱）飢餓苦難當。

漢子：（合唱）出門來打花鼓混度時光。

花鼓婆：漢子，你瞧！

漢子：這裡明明是個路，那裡是橋？

花鼓婆：不是，我叫你瞧一樣東西。你看前面有個碓子。

漢子：（一看）你看錯了，這不是碓子。

花鼓婆：這不是碓子是什麼？

漢子：這是一座寶塔。

花鼓婆：你再看。

漢子：又看什麼？

花鼓婆：前面还有一条溝。

漢子：那里有这么長的一条溝啊！

花鼓婆：不是溝又是什么？

漢子：这乃是护城河。

花鼓婆：咦，怎么还有这么大一个獐子洞？

漢子：你不要認錯了，那有这么大的獐子洞。

花鼓婆：不是獐子洞是什么？

漢子：这乃是城門圈子，不要說走人，就是十八
条牯牛，还要牽進牽出的。

花鼓婆：好，我們就進城吧！（二人進城）漢子，你再看，
城里人晒衣裳还用这大的石头架子呢？

漢子：这不是晒衣裳的架子。

花鼓婆：这不是晒衣裳的架子又是什么？

漢子：这是做官的人砌的石头牌坊。

花鼓婆：咦，牌坊上还有兩個狗子在那里啃炒米
糰子呢！

漢子：你又看錯了。

花鼓婆：这是什么？

漢子：这乃是獅子捧綉球。

花鼓婆：獅子还有娘舅嗎？

漢子：獅子有娘舅，老虎還有外甥呢！不要鬧笑了，我們走吧！

花鼓婆：漢子，你看這個四叉路口，倒是個熱鬧地方，我們何不在此打個場子？

漢子：好吧。（敲鑼鼓）

花鼓婆：（念）咚咚花鼓到長街，

漢子：（念）引動四方君子來。

花鼓婆：（念）夫妻二人來串唱，

漢子：（念）鳳陽歌兒唱起來。

漢子 花鼓婆：（合唱“鳳陽調”）

說鳳陽來道鳳陽，

鳳陽本是好地方。

自從出了朱皇帝，

十年倒有九年荒，

多少人家賣田地，

多少人家賣兒郎。

惟有我們夫妻沒得賣，

身背着花鼓上街坊。

漢子：我們歇歇，等一會人多再唱吧！

花鼓婆：好。

〔大相公上〕

大相公：（念）春天燕子归，

蝴蝶乱纷飞。

我，大相公。今日閑暇無事，大街之上玩耍玩耍。啊，哪里来的鼓兒隆咚，十分熱鬧。（一看）原來男子手提鑼，女子身背鼓。看这姣娘倒有几分姿色，我何不与她开开心；有了，就此扇子击鼓，豈不通乎也！

（以扇击鼓）

花鼓婆：漢子，有人把我的花鼓敲了一下。

漢子：我來看看是什麼人？

花鼓婆：就是他。

漢子：哎呀，他不是人，他連眼睛鼻子都沒有。

花鼓婆：他背着向哪！

漢子：啊！他背着向。（拉相公）轉過來！

大相公：（轉身）呸！狗才！

漢子：韭菜，還蘿卜葱呢！喂！你還有頭有臉，是什麼人？

大相公：我乃是有錢人家的大公子。

漢子：噢，你是有錢人家的大公雞。

大相公：呸！不要胡說，我乃是大公子。

漢子：大公雞，還拔你几根雞毛來踢毬子呢！你有什么事？

大相公：我來問你，你們兩個是什麼人？

漢子：我們是——（看花鼓婆）我們是朋友吓！

大相公：什麼？

漢子：是朋友。

大相公：呸，呸，呸！再把你一個呸！

（念）公子生來十八九，

常在街前走，

稀奇事見過千千万，

未曾見過男女交朋友。

說得真，道得明，

我抬起膀子放你走；

說不真，道不明，

我二指寬的条子——

漢子：請我吃面？

大相公：（念）送你到衙門口。

漢子：糟了，老婆哎！

花鼓婆：什麼事？

漢子：剛才他問我們是什麼人，我就說和你是朋友。

花鼓婆：你說錯了，你就該說我是你的老婆。

漢子：你忘記了，上一次也是有人問起，我說你是我的老婆，那時人家就不愿看我們打花鼓；這一回只好說你是我的朋友。

花鼓婆：你說是朋友，他怎麼樣呢？

漢子：嘿！他就甩起來了。他說是：

（念）公子生來十八九，
常在街前走，
稀奇事見過千千万，
未曾見過男女交朋友。
說得真，道得明，
他抬起膀子放我們走，
說不真，道不明，
他拿二指寬的條子——

花鼓婆：做什麼？

漢子：（念）送我們到衙門口。

花鼓婆：這……你再去和他說。

漢子：說什麼？

花鼓婆：你就說：一不是朋，二不是友，我是你的
粗糙老婆。

漢子：好！（對大相公）哎，我告訴你，她一不是朋，
二不是友，她是我的粗糙老婆。

大相公：啊，她是你的老婆呀？！

漢子：吔！她是我的老婆。

大相公：哼！好一朵鮮花插在牛糞上。

漢子：你真是狗嘴里吐不出象牙來！

大相公：不要胡說。（笑咪咪地問花鼓婆）花婆婆，你
們二人是做什么的？

花鼓婆：你听！（敲鼓三槌）

大相公：啊，我知道是說鼓兒書的。

花鼓婆：你家祖奶奶是說鼓兒書的！

大相公：胡說。（問漢子）你是做什么的？

漢子：（敲三下鑼）

大相公：我曉得，是賣糖的。

漢子：你家祖爹爹是賣糖的！

大相公：混蛋！究竟是做什么的？

漢子：我們是（漢子、花鼓婆同打三鑼三鼓）打花鼓的！

大相公：哦！打花鼓的！（望著花鼓婆）花婆婆，到我家

里去打。

漢子：为什么要到你家里去打？

大相公：嗨，我一个人花钱就该我一个人听，若在街上唱起来，豈不要被别人听去了？

漢子：老婆，我们去不去呀？

花鼓婆：我们就去吧！

漢子：（对大相公）带路。

大相公：叫你老婆跟我走，你走后面。

漢子：（旁白）嘿，这个小子不存好心。嗯，有了。

（对花鼓婆）好，老婆，你跟他走。（自己跟大相公后，以锣遮脸）

大相公：花婆婆，你今年多大了？

漢子：我……（装女人腔）我今年二十一岁了。

大相公：你人品长得不错。（回头欲吻碰在锣上）狗才！不要你跟我走，要你老婆和我手挽手走。

漢子：好，老婆，你就同他手挽手走。（仍用手挽大相公）

大相公：花婆婆，我看你长的很好，可就是一双手粗。

漢子：我是做忙工的，本来是粗手。

大相公：（回头）呸！（到家）到了。

漢子：你怎么把我們帶到城隍庙里來了？

大相公：不是的，这是我家門樓子。（漢子东張西望）
你看什么？

漢子：我看你家招牌不少，开的是什麼店？

大相公：不是招牌，是对联。你还認得字嗎？

漢子：認字不多，用字不白。

大相公：你念上联——

漢子：上联是：“向陽門第龜晒壳，”

大相公：哎，念錯了，“向陽門第春常在”。念下联！

漢子：下联是：“積善人家养团魚，”

大相公：又念錯了，“積善人家慶有余”。

漢子：养团魚和慶有余也差不多。

大相公：你再念当中——

漢子：知道，“天誅地滅”。

大相公：混蛋！“天官賜福”。

漢子：咦！天官跑到你們家來，他也瞎了眼了。

大相公：不要胡說，進來！

花鼓婆：門坎太高，漢子你托我一把。

大相公：我來。（欲抱花鼓婆）

漢子：用不着，有我。（撿花鼓婆進門）

大相公：你們賣唱論套還是論出？

漢子：我們一不論套，二不論出。

大相公：論什麼？

漢子：論等。

大相公：有几等？

漢子：上、中、下三等。

大相公：上等多少錢？

漢子：六百六。

大相公：中等呢？

漢子：四百四。

大相公：下等呢？

漢子：二百二。

大相公：我大相公要听上等的，嫌花錢太多了，要听下等的，太小氣；好，就唱个中等的吧！

漢子：我曉得小洞里爬不出大螃蟹來。好，八折錢。

花鼓婆：八折貨。

漢子：八折生意。

花鼓婆：八折做。

漢子：說唱就唱吧！

漢子：（合唱“花鼓調”，走“背肩”身段）

新年哪新歲賀新春，

狂風刮倒紫禁城！（重句）

当今的皇帝認不得你和我，

我們打花鼓的本是鳳陽人！（重句）

太陽落山黃沙沙，

打花鼓的人兒还未归家。（重句）

羊兒餓了要洒把草，

豬兒窩里要洒一把糠。（重句）

花鼓婆：（唱）長壽子乖乖要奶吃，

福喜子乖乖要媽媽。

漢子：（唱）我的大公子乖乖喊我爹爹！

大相公：不好听，不好听！重唱一个！

漢子：可是吧！我說他不是东西，買一个还要撈一个！

花鼓婆：好，我們就再唱一个！

花鼓婆：（打对子唱“撞肩調”）

漢子：

姐在河边淘白米，

遇見癩蛤蟆跳在米籬里，

小小的东西还会調皮，
它真作死。
依呀哎子唷，
这一个小畜生还要把人來欺！

(二段)

你个癩蛤蟆还想吃天鵝肉，
要吃人食，摸摸你的根底，
引动姑奶奶發脾气，
我要捉住你。
哎呀哎哎呀，
抽你的筋來还要剥你的皮！

(三段)

恨只恨無剪刀把你的皮剥下，
听人說，你个癩蛤蟆会得冒漿的，
倒叫姑奶奶無主意，
你气死我了。
哎呀哎哎呀，
無論如何我都不饒你！

(四段)

越思越想越來气，

恨不能把你踩在脚心里，
踩在脚下你嘴里还要吱咕吱，
你嘴太坏。
哎呀哎呀呀，
临死还要放个挺尸屁！

大相公：算了，算了，不要唱了。

漢子：不要唱了，我就要領賞了。

大相公：賞你們五个大字一塊匾。

漢子：我家又不開藥店。

大相公：“好也不見得”。

漢子：嗨，老婆，賞下來了。

花鼓婆：賞的是銀子還是錢？

漢子：也沒銀子也沒錢，賞了五个字一塊匾。

花鼓婆：哪五个字？

漢子：“好也不見得”。

花鼓婆：雪巴巴掃地。

漢子：干干淨淨。

花鼓婆：不要緊，你去同他說，我還有上等的在肚里。

漢子：好，我去說。（對大相公）哎！你听着，我們還